

七、所有美善力量—潘霍華的心路歷程

西 1.24

「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的時，祂是叫他來死」？(When Christ calls a man,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.)

「教會只有在為人類而生存時，才成其為真正的教會。」

一、我是誰？(Tegel, Summer 1944)

我是誰？人們常說， 我跨出牢房， 從容、愉悅、堅定地 好像莊主走出豪宅。	我是誰？人們常說， 與守衛談話， 自在、友善、清晰地 好像我在發號施令。	我是誰？人們又說， 我忍受苦難， 沉著、微笑、驕傲地 好像一位常勝將軍。
---	---	---

我真的就像別人所說的嗎？
或者我只是我所知道的我？
焦躁思慕臥病在床籠中困鳥
奮力呼吸喘氣不停喉嚨被掐
極度渴望色彩繽紛花卉鳥叫
迫切嚮往好話幾句親切招呼
氣急敗壞蠻橫專政藐視羞辱
七上八下折騰期盼大事臨到
軟弱無力憂心想念親朋好友
禱告祈求做工思想疲累虛空
眼昏手顫心中準備離世而去

我是誰？是這或是那？ 今天是這人，明天是那人？ 同時是二人？ 人前的偽君子 落單驚慌一流淚的懦夫 內心好像一潰散的軍隊 倉皇逃離—到手的勝利	我是誰？ 這個孤單的問題嘲諷我 不論我是誰， 喔！上帝， 你知我心， 我是你的。
--	---

二、潘霍華 (Dietrich Bonhoeffer, 1906-1945) 生平

1906, 2/4 與雙胞胎妹妹出生在 Breslau，後來又有一個小妹，8 個兄弟姊妹排行第 6，3 個哥哥，2 個姊姊，2 個妹妹。21 歲完成博士論文《聖徒相通》，24 歲通過講師升等論文《行動與存在》，前往美國 Union 神學院研究，接觸哈林區黑人民眾，隔年任柏林大學講師。

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，2 月 1 日潘霍華針對納粹主義的領袖崇拜觀念在廣播中發表了「領袖觀念的轉變」，演說還未結束麥克風就被關掉。9 月與尼慕勒牧師(Martin Niemöller)一起草擬《牧者緊急時期聯盟誓約》。10 月

前往倫敦擔任德國人教會牧師。1934 年部分德國教會脫離受納粹控制的國家教會，5 月 29-31 日在巴爾曼(Barmen)舉行大會，通過了《巴爾曼宣言》，稱為「告白教會」(Confessional Church)。1935 年潘霍華從英國返回成為告白教會領袖之一，領導「傳道訓練學院」(Predigerseminar)，隔年被逐出柏林大學。1937 年尼慕勒牧師被捕，傳道訓練學院被關閉(轉入地下，1940 年停止運作)。

1939 年潘霍華受尼布爾支持前往美國，終究選擇返回德國。1940 年二姊夫引介加入 *Abwehr*，1943 年 1/17 與瑪利亞(Maria von Wedemeyer, 1924-1977)訂婚，4/5 因參加 *Abwehr* 被關在柏林提格(Tegel)監獄，同時二姐和二姐夫也被捕。潘霍華與瑪利亞相戀於 1942 年，起初瑪利亞家人反對，因著年齡差距(37 歲和 19 歲)，也因著潘霍華的工作。不過在潘霍華入獄後，女方家人公開兩人婚約以表示對他的支持。

1944 年 6 月至 10 月潘霍華從提格監獄先後寄了 9 首詩給他的好友貝德格(Eberhard Bethge)。最後一首詩，是潘霍華於 1944 年底，從阿布雷希王子街監獄寄給未婚妻與家人。1945 年 4 月 9 日潘霍華在福洛森堡集中營被處決，年僅 39 歲，同日二姐夫被處決，二週後三哥和大姐夫也被處決。潘霍華去世三個禮拜後，希特勒自殺，5 月 7 日戰爭結束。後來瑪利亞移居美國，經歷二次婚姻與離婚。

三、十年之後

1943 年潘霍華入獄，回顧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以來的日子，他寫下〈十年之後〉宣稱「我們腳下沒有根基」，「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，確實沒有哪一代人像我們這一代人這樣，腳下幾乎沒有根基。」他批判了理性主義者、道德狂熱者、有良心的人、盡職的人、自由的人與追求個人美德的人。「誰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？只有這種人——他的終極標準，不在自己的理性、自己的原則、自己的良心、自己的自由或自己的美德之中，但是當他受到召喚，要憑著對上帝的信仰和絕對專一的忠誠，去採取順從和負責的行動時，他準備犧牲上面那一切東西。這種負責的人力求使自己的整個生命，成為對上帝的問題和召喚的一個響應。」他質疑說「我們仍然有用嗎」，「我們所需要的，不是天才，不是玩世不恭者，不是憤世嫉俗者，不是機敏的策略家，而是真摯的、坦誠的人。」

四、團契生活

1. 1935 年 29 歲的潘霍華領導傳道訓練學院，師生住在一起共同生活，面對不被承認與政治迫害的壓力。1936 年他被逐出柏林大學，1937 年傳道訓練學院被迫關閉(1940 年停止運作)，1938 年寫成《團契生活》*Gemeinsames Leben* (*Life Together*)。隔年前往美國而選擇返回德國說：I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 made a mistake in coming to America. . . I shall have no right to take part in the restoration of Christian life in Germany after the war unless I share the trials of this time with my people.
2. 團契=*koinonia*=*communion*=人與上帝相通共融、人與人相通共融。「什麼

是團契？團契就是透過耶穌基督，並在耶穌基督裡面的團契生活，在此之外，不論是過多或過少，別無團契生活。

3. 「由於基督處於我和別人之間，我就不能要求和別人作直接的團契。」這就是說，「我們只能藉著基督為中保和別人見面」。這意味著，別人也只能以在基督面前的樣子與我見面。
4. 潘霍華反對個人主義，主張信主就是進入上帝子民的團體，而不敢承認自己的罪往往是最大障礙。「在認罪中，我們突破到團契的境界。」「你們要彼此認罪。」(雅 5.16)「他們未能作最後突破而享有真正的團契，是因為他們雖然彼此有團契，可是卻是以信徒、敬虔者的身份參加，不是以不信者、罪人的身份。」
5. 「在團契生活中，我們欠下別人的第一種服事，是學習聆聽別人。」
6. 基督徒團契「不是理想，乃是屬上帝的實在。」「聖經所謂靈【*pneumatisch, geitlich*】，是指聖靈所創的一切事，同時，使我們的心承認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，也是聖靈。至於魂【*psychisch, seelishch*】，則是指出於人的自然衝動、力量和秉性。」
7. 「凡不能獨處的，就當小心團契生活。凡不能在團契中生活的，就當小心獨處。」

五、基督與殉道

《獄中夜語》反映獄中生活的艱困狼狽：「必須眼睜睜地看著邪惡，使我們捲入深深的罪惡，他們封住我們的口，成為啞口無言的狗」，「我們學會輕易說謊，聽命順從公然不義，手無寸鐵被人欺負，轉眼不顧保持冷漠」。儘管一再地軟弱，卻仍堅持認罪只能是對上帝而來，「只在你萬物源頭面前，我們才是有罪的人們」，「儘管現在榮譽自由被奪，在人面前依然抬頭挺胸，就算面對敵對喧嘩聲浪，在人面前依然宣告自由！」在痛苦掙扎中呼求代禱說：「弟兄啊！請繼續為我禱告！直到黑夜消逝。」當「清晨頭道日光蒼白灰暗」時，他也為即將受刑的弟兄打氣說：「弟兄啊！請自制，很快就過去了一很快很快就過去了。」而那位被處決的弟兄的最後遺言：「弟兄啊！當太陽對我轉成蒼白，請繼續為我活著！」這也是潘霍華自己的心聲。

初代教會是一個殉道者的教會，其中有許多有如同基督般的誠信真實見證者（啟 3.14, the faithful and true witness），在羅馬帝國的迫害下殉道是一種公開見證基督的方式，不只是為基督而死，而且是參與了基督的受苦。基督的受苦也同時是復活盼望的開始，因此莫特曼認為，「當教會守聖餐記念基督的受苦時，提醒我們當記念殉道者的受苦，因為他們參與了基督的受苦，在記念基督的受苦和殉道者的受苦時，提醒我們上帝本身的應許，並等候上帝國的將來。」「在痛苦的回憶中，盼望得以保存，記念使拯救加速完成，這是有盼望的記念。」

六、《基督徒與異教徒》 Tegel, Summer 1944

有人親近上帝，當他患難困苦，
禱告祈求幫助、平安、食物，
從生病、罪孽、死亡得到解救，
基督徒與異教徒全都一樣。
有人親近上帝，當祂患難困苦，
見祂可憐受辱，挨餓無屋困頓，
被罪惡、軟弱、死亡糾纏不休，
當祂受苦基督徒站在身旁。
上帝親近人，當他們患難困苦，
用祂身體餵養肉體靈魂，
被釘十架赦免他們，
基督徒與異教徒全都一樣。

潘霍華在美國協和神學院時，有一位法國牧師的抱負是成為「聖人」，潘霍華卻說自己想要學會「信」。「只有通過完全徹底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，一個人才能學會信仰。人必須放棄每一種要把自身造就為某種人物的企圖，不論是一位聖徒，還是一個皈依的罪人，不論是一位教會人士（所謂教士型的！），還是一個正直或不正直的人，抑或一個生病的人或健康的人。」

「做基督徒並非必須在某特殊方面宗教化，必須培養某些特殊形式的苦行（如罪人，懺悔者，或聖人）而是切切實實的做一個人。使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不在於守宗教上的某些法則，而是在今世的生活中積極參與上帝的痛苦。使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不在於守宗教上的某些法規，而是在今世的生活上積極的參與上帝的痛苦。」

七、結局就是開始

1944 年軍隊裡的反納粹將領被撤換，舒道芬堡伯爵(Colonel Claus von Stauffenberg)領導的刺殺希特勒行動失敗，10 月初朋友們為潘霍華設計了逃亡計劃，但是他擔心連累家人而放棄逃亡機會。10 月 8 日被移送戒備森嚴的阿布雷希王子街監獄，12 月 19 日在獄中為未婚妻與家人寫下《所有美善力量》。

1944 年 12 月 28 日潘霍華寫給母親的信充滿感謝說：「親愛的媽媽，我要你和爸爸知道，我心裡不停地想著你們，我為你們對我和這個家庭所意味著的一切而感謝上帝。...我為你在過去一年中送到我的囚室中來的全部愛心而感謝你，它使每一天都更加容易忍受。」1945 年 1 月 17 日，潘霍華寫信給父母說：「這最後的兩年告訴了我，我們所能經歷的東西是多麼微不足道。然而，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失去他們所有的一切，只要想起這一點，我們就知道了：我們沒有權利說什麼東西是屬於我們的。」

潘霍華殉道前交代說：「這就是終局，但在我卻是生命的開始。」莫特曼詮釋說，基督教信仰在結局之處尋找新的開始，因此真正追求的是開始而不是結局。